

# 從越南漢文小說看 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的發展

朱鳳玉\*

## 摘要

「爭奇文學」具世界性的特色，其發展可謂源遠流長。在中國其遠源可推至漢賦，近源則可向上推尋唐代三教論衡；向下探究明清爭奇小說，乃至民間笑話及民間故事，而在漢字文化圈的越南、日本、韓國，既有其本身的爭奇故事傳統，也有在接受漢文化傳播下發展演變的爭奇文學。

本文針對越南漢文小說中的16種「爭奇類型」作品，進行述介，分析其特色，並論述中國爭奇文學在越南的傳播與發展。其中《孔子項橐問答書》當是明代中土《小兒論》一類文本傳承的抄本，凸顯了中國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傳播的最初方式。其他15篇蓋為越南文士之作，是藉爭奇文學以呈現其心志與理想，主要抑或受中土爭奇文學傳播之影響而產生之仿作、擬撰。這些漢文作品既提供了研究越南漢文小說的豐富材料，也是拓展漢文學及比較文學研究的珍貴材料。

關鍵詞：越南漢文小說、爭奇文學、漢字文化圈、敦煌變文、鄧志謨

---

\*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amour-Contention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from Vietnamese Novels Written in Chinese

Chu Feng-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 Abstract

Literature of glamour and contention (*zheng qi*) can be found all over the world, for its development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its origi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Han rhapsody (*Han fu*). Later it also appeared in the apologetic literature of the Three Teaching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finally in the novels of glamour and conten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This genre had even stronger impact on folk jokes and folklore. In Vietnam, as part of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not only developed a unique tradition of glamour-contention literature, but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glamour-contention literature that dissem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and analyze sixteen Vietnamese glamour-contention novels in Chinese and deal with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lamour-contention literature in Vietnam. Among these novels, the dialog between Confucius and Xiang Tuo (*Kongzi Xiangtuo wenda shu*) seems to be a transmitted text of the Treatise of Little Children (*Xiao'er lun*) from the Ming Dynasty, which demonstrated the earliest form of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glamour-contention literature within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The other fifteen pieces mostly come from the imitated works composed by Vietnamese literati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glamour-contention literature.

These works in Chinese characters offer us very rich materials for studying Vietnamese novels and also helps us expand our horizon in terms of looking at new materials in study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words: Contention Literature, Vietnamese glamour-contention Novels, Chinese Characters, Dunhuang Bianwen, Deng Zhimo**



# 從越南漢文小說看 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的發展

朱鳳玉

## 一、研究緣起

敦煌變文中有《茶酒論》、《燕子賦》、《晏子賦》、《孔子項託相問書》等一類藉問答彼此論爭、各呈其能的「爭奇文學」。《晏子賦》以問答形式描寫了晏子與梁王之間的相互辯駁；《孔子項託相問書》以一問一答論辯形式展示了孔子與小兒項託的問答詰難；進而更有《茶酒論》、《燕子賦》一類，以代言體擬人化手法，進行相互辯駁、詰難，最終由第三者出來調停。這類作品在唐代的出現，顯示爭奇類型的文學在唐代已普遍流行。

隨著時代推演，爭奇文學有所發展，特別在俗文學蓬勃的明代，擬人化爭奇文學出現了重大的發展，鄧志謨等《花鳥爭奇》、《山水爭奇》、《風月爭奇》、《童婉爭奇》、《蔬果爭奇》、《梅雪爭奇》、《茶酒爭奇》等7種小說<sup>1</sup>，便是極具獨特面貌的小說。近代敦煌文學研究者，也紛紛注意到這類小說與敦煌《茶酒論》、《燕子賦》……等一類作品的關聯性。

不但如此，由於明代與周邊國家的密切互動，隨著漢文文獻的傳播，爭奇類型的文學也在漢字文化圈的日本、韓國、越南流傳，產生了文學的接受行為，因而有抄寫、仿作、續作及同題異寫等情形。金文京〈東亞爭奇文學初探〉一文便是注意

---

<sup>1</sup> 以上7種爭奇小說，均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茶酒爭奇》僅見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他6種日本內閣文庫亦有收藏。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據內閣文庫藏本影印。

到了這一特色。<sup>2</sup>

80年代開始旅法的陳慶浩教授對域外漢籍、漢文文獻的重視，積極倡導越南、朝鮮、日本、琉球等漢字文化圈漢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其中最先著力的是越南部分，我也曾在慶浩學長的號召與分配下參與了越南漢文小說的整理工作，觀念甚受啟發，視野也為之開闊，對於越南漢文小說中的相關問題也涉獵一二。近年在從事敦煌文學研究與教學時，除了留意敦煌文獻中「爭奇類型」作品外，也計畫向上推尋三教論衡、佛教論議等源頭；向下探究明·鄧志謨《花鳥爭奇》等一類爭奇小說、臺灣歌仔冊中大量的相褒歌，乃至「五官爭功」等一類的笑話及民間故事；並跨越國家、地域與民族，連結流傳在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爭奇文學。系統的探討此類文學的淵源與形成；考究其發展與演變；分析其題材與形式；進一步從宗教弘法、知識傳播、遊戲娛樂等面向，論述其文學功能，詮釋此類文學的產生與源流。<sup>3</sup>今試就所知嘗試將越南漢文小說中有關「爭奇類型」的作品，略作述介，並論述中國爭奇文學在越南的傳播與發展。

## 二、越南漢文小說中的爭奇文學

在漢字文化圈中，過去學界較為重視東北亞日本、韓國的漢文學與漢文文獻，近年也注意到東南亞的部分。其中豐富而多樣的越南漢文文獻，更成為關注的焦點，傳統四部典籍、儒學要籍、漢文小說、漢詩、漢文等逐漸展開了整理與研究，在域外漢字文化圈中形成與日本、韓國鼎足的局面。

<sup>2</sup> 金文京：〈東亞爭奇文學初探〉，收入於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3-20。對「爭奇文學」有較為系統的討論，並做出界定，同時對鄧志謨7種爭奇小說進行簡介，還論及日本、韓國、越南的爭奇文學，並由此反觀中國文學，以為「可想像此類作品在中國本來也應該相當普遍，卻因某種理由其大部分作品消失無傳，以致罕為人知。」金氏指出「爭奇文學」在東亞各地的廣泛流行，顯示其在民間文學中的雄厚傳統，值得吾人注意。然則詳細據文本與內容的分析比較，則有待進一步全面、系統而深入的整理與探究。

<sup>3</sup> 本人正執行國科會計畫：「從論議、爭奇到相褒：爭奇文學發展與演變之研究——以敦煌文學為中心」（NSC99-2410-H-415-033-MY3）。

越南自古以來直到 20 世紀初期，始終是以漢字作為全國的書面語言，即使在越南民族新字——喃字產生後，漢字依然是越南書面文字的主流。因此，一般仍視漢字為正統文字。即使至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法國佔領越南時，開始推行拉丁化越南文，官方停止使用漢字，但是一般的文士仍有以漢字來從事寫作，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逐漸罕用，所以在此期間，越南文士都使用漢字來從事漢詩、漢文的寫作。漢文小說的創作，更是早在李朝時期（11 世紀）就已開始，作品數量也是相當可觀，近年來由於陳慶浩教授等對域外漢文學的倡導，開始有系統的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校錄，先後出版了《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7 冊，17 種<sup>4</sup>；第二輯，5 冊，17 種<sup>5</sup>。最近陳慶浩又與孫遜主編《域外漢文小說大系》，剛出版了由中國上海師範大學、越南漢喃研究所、臺灣成功大學合作的《越南漢文小說集成》<sup>6</sup> 20 冊。《集成》奠基在《叢刊》的基礎與經驗上，修正補缺，收錄了超過 100 種的越南漢文小說。其中收入神話傳說，如《嶺南摭怪》、《越甸幽靈》等共 17 種；傳奇小說，如《傳奇漫錄》、《越南奇逢事錄》等計 14 種；歷史小說，如《皇越春秋》、《安南一統志》（又稱《皇黎一統志》）等計 5 種；筆記小說，如《南國奇聞錄》、《人物志》等 33 種；其他近代小說，如《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兩冊。

今根據《越南漢文小說集成》20 冊所收錄進行檢閱，從中得到 16 種屬於「爭奇類型」的越南漢文小說作品。茲依《集成》冊數收入先後，分別述介如下：

### （一）《孔子項橐問答書》

《集成》第 3 冊收入有《異人略志》一書，屬於神話傳說類。本書為抄本，現藏越南漢喃研究院，編號 A.1710。全書計輯錄短篇傳說故事 16 則。其中第三則收錄有題名《孔子項橐問答書》一篇。全篇分正文與附錄二部分。正文文長約一千一百多字。以四言、六言為主，夾雜部分散說，屬於俗賦體。其形式則採一問一答的「論難」體。最後以「又述一詩云：休欺年少聰明子，廣大英才智過人。談論世間

<sup>4</sup> 此叢刊第一輯由陳慶浩、王三慶主編，1987 年 4 月由法國遠東學院和臺灣學生書局共同出版。

<sup>5</sup> 此叢刊第二輯由陳慶浩、鄭阿財主編，1992 年 11 月由法國遠東學院和臺灣學生書局共同出版。

<sup>6</sup>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為陳慶浩、孫遜總主編的《域外漢文小說大系》的第一種，此集成由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2010 年 12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無限事，分明古聖現前身。」作結。詩後附錄有一段長約二百字《孔子觀周》的銘文。起：「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迄「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之由。」

故事內容，自「孔子名丘，說教於魯國之西。一日，率諸弟子登車出遊」起，路逢小兒嬉戲，中有一兒，獨坐而不戲，乃駐車相問。因而引起孔子與小兒的唇槍舌劍，展開一場精采的論難，小兒表現出極高度的聰明才智，同時還善於審察異同，以大量確鑿的事實為依據，用嚴密的邏輯推理一一難倒孔子，使孔子大嘆「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與《異人略志》所載《孔子項橐問答書》內容相同的故事，在越南漢喃古籍《諸史解疑》一書也錄有《昔仲尼師項橐》一篇，情節多同，文字小異。另王小盾等還提及《各調喝古越南吧沒數排詩》也有與《孔子項橐問答書》內容相同的故事篇章，然無標題，文字也有差異。<sup>7</sup>

## （二）《龍虎鬥奇記》

《龍虎鬥奇記》收錄於《集成》第4冊《傳奇新譜》附錄第一篇。<sup>8</sup>

《傳奇新譜》今知刻本1種、抄本1種，現藏漢喃研究院。刻本編號為VHv.265號，抄本編號為VHv.1487號。

《傳奇新譜》的作者為段氏點（1705-1748），小字紅霞，故稱紅霞女子、紅霞女史、紅霞夫人，因夫家姓阮，又稱阮氏點，嘉範（今海興省文江縣憲范鄉）人。《傳奇新譜》全書包括：《海口靈祠錄》、《雲葛神女傳》、《安邑烈女傳》、《碧溝奇遇記》，並附錄有《龍虎鬥奇記》及《松柏說話》兩篇爭奇文學作品。

《龍虎鬥奇記》全篇文長約二千六百字左右，散文體。文中龍虎鬥奇採一問一答的論難形式，問答多以對句出之。故事描寫龍虎互爭高下，各逞其能；後道士以龍虎之辯問文中之「余」，兩相對談，最後以「道士曰：『先生右龍而左虎，既得聞命矣，如此則高士尚及者，必於龍而不於虎歟？』余曰：『然。』」認定龍優虎劣作

<sup>7</sup> 參王小盾、何任年：〈越南本《孔子項橐問答書》譚論〉，收入於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239-257。

<sup>8</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4冊，頁240-244。

結。

### （三）《松柏說話》

《松柏說話》收錄在《傳奇新譜》附錄的第二篇。<sup>9</sup>篇幅較長，全文約五千二百字左右，文體與《龍虎鬥奇記》同。內容自「阮乃戲出一對句云」至「何曰：『詩者，志也。我等苟有其志，則有如此足矣，何愧之有？』」也是採一問一答的論難方式，問答亦多以對句出之。

題名雖為《松柏說話》，然內容並非「松」與「柏」對話，而是講述何氏因仕途不順而由士轉農，在松柏間遇見阮氏，阮氏對何氏才學欽佩，力勸其棄農。從開始出對試探，到後來爭論士農之優劣，最後何氏被阮氏說動，一舉登科。之後，何氏用計使阮氏應試，亦金榜題名，兩家俱是顯官。爭奇鬥勝評驚優劣者蓋為「士」、「農」，而對話者乃「何」、「阮」。

### （四）《兩佛鬥說記》

本篇收錄於《集成》第5冊《聖宗遺草》卷上第三篇<sup>10</sup>，屬傳奇小說。

《聖宗遺草》分上、下兩卷，舊傳黎聖宗所作，署南山評點。今知抄本1種，原藏法國遠東學院；今歸藏漢喃研究院，編號A.202。

《兩佛鬥說記》全篇文長約六千字，為散文體。後有「山南叔曰」之評述，約一百八十字。

此篇以「土佛」、「木佛」相互爭奇鬥勝為主。內容為有一人來到寺前，聽見一同被供奉之土佛與木佛，因大水時受苦之事而爭論誰無資格在此受奉，後釋迦佛訓斥二佛，在大水中沒救百姓反互相爭鬥。最後三佛發現寺外有人聲，又變回雕像，爭論也就嘎然而止。

### （五）《龔瞽判辭》

---

<sup>9</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4冊，頁245-253。

<sup>10</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5冊，頁14-15。

《聾瞽判辭》也是收於《集成》第5冊《聖宗遺草》中，為卷上第十二篇。<sup>11</sup>

全篇文長約七百字左右，文後亦有「山南叔」之評述約一百二十字。散文體。內容為太子分別對聾者與瞽者發問，最後評其優劣，得到「予聞言畢，拔筆判云：『……，若夫聾者藝成而下，小道可觀，而君子不為也。』」的結論。

## （六）《松竹蓮梅四友》

《松竹蓮梅四友》收於《集成》第5冊中。<sup>12</sup>全篇文長約七千字左右。

今所知見抄本二種，均藏於河內漢喃研究院。一本編號 A.1575，署名《衡門四友新集》又作《松梅菊竹四名公詩話》；一本編號 A.2524，署名《松竹蓮梅四友》，書名之下署「國子祭酒范先生撰」，下有小字注：「先生姓范名廷琥」。顯非作者手稿。《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著錄入集部小說「筆記」類。

本篇係擬人化寓言體之傳奇小說。內容為以第一人稱記敘月明星朗之夜，步訪松志士，巧遇蓮秀才、竹才子、梅俊秀四人談論，辯論出處、貧富、仕隱等問題。松、竹、蓮、梅為中國所謂的四君子，向為士人所重，多用以稱讚人窮志堅之節操。本文作者以松、竹、蓮、梅自喻，並透過「蓬門四友」的各言其志，相互爭論，藉以反映作者在所處的艱難環境下，內心存在著出處、仕隱的矛盾與掙扎。

作者范廷琥（1769-1839），字松年、喬年，別號東野樵，俗稱丹鑾濟老。為越南著名的文學家。出身書香門第，生於黎朝景興戊子年12月3日。父范甲於黎朝顯宗丙子科（1756年）中舉，官至太樸寺卿。母范氏釧，慈廉縣東鄂社（今屬內河市）望族范光澤榜眼之孫女。

范廷琥身處黎末、西山和阮朝更替，因不事西山王朝，故四處奔波，生計窘迫。嘉隆朝恢復科舉後，雖廣學博聞，然弟子登科者眾多，而本人卻屢試不第。帝聞其盛名，多次召錄，均力辭之。直至1821年，54歲始入仕。1839年，逝世。

一生坎坷，命運多舛，然專心苦學，著述甚豐，如：《黎朝會典》、《哀老使程》、《大蠻地圖》、《乾坤一覽》、《熙經蠡測》、《群書參考》、《珠峰雜草》、《東野學言詩

<sup>11</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5冊，頁43-44。

<sup>12</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5冊，頁129-151。

集》、《雨中隨筆》、《桑滄偶錄》、《日用常談》、《唐安丹鑾范家世譜》等，是研究越南歷史、文學、文化的寶貴材料。

《松竹蓮梅四友》顯然是作者在世變衝擊下，寓意自我清高人格與堅強意志保全之心志。西山朝景盛 8 年（1800），時范廷琥住在陞龍城，拒絕與西山朝合作，身病家困，失望滿懷。常與阮堯明、黃希杜等境遇相同之友人往來賦詩，結為「蘭社」。故事中松、竹、蓮、梅四友月夜聚會、吟詠詩賦，或可說明故事構思有可能為作者雅集之寫照。<sup>13</sup>

### （七）《水酒殊滋》

本篇收錄在《集成》第 11 冊《夏餘閒話》中第一篇。<sup>14</sup>全篇文長約五百字。以散文體為主，間雜駢句。內容為孟與水酒相交莫逆，而玄冥淡薄少往來，麴蘖則投主人之好得寵。雖不採「水」、「酒」對話之形式，然主人以嗜酒招尤，乃悟「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文中評鶯玄冥、麴蘖，顯示水、酒優劣。亦當屬爭奇類型之文學。

### （八）《土石結交》

本篇收錄在《集成》第 11 冊《夏餘閒話》中第二篇。<sup>15</sup>全篇文長約五百七十字。散文體，間雜對句。內容敘述：東山人一名石介如，一名土惟修，前者剛後者弱。洪水時，石介如見土惟修不能自保，自己毫髮無傷，以此為傲。但遇火山發火時，石介如卻不能自保，土惟修安然無恙。石介如即問土惟修為何兩次災難結果不同，是否有其秘法？土惟修言：「天地之間，物各有所耐」，遂相結交。後，石死為灰，土死為磚，同為築牆所用。以「土」「石」喻人性情之剛弱，借對話以明「剛」「弱」之為用。顯然亦屬爭奇類型之文學。

<sup>13</sup> 參陳氏金英：〈《松竹蓮梅四友》提要〉，收入於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5 冊，頁 131-133。

<sup>14</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1 冊，頁 356-357。

<sup>15</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1 冊，頁 358-359。

### (九)《蛛蠶對話》

《蛛蠶對話》也收入《夏餘閒話》的第三篇。<sup>16</sup>文長約五百字，散文體，採一問一答的論難方式，間雜對句。內容講述一隻蜘蛛掉入蠶箕，蠶問蜘蛛同樣皆會吐絲，為何蜘蛛受到磨難，自己卻受到主人喜愛；蜘蛛言「芻牧於之前者，即刀俎之繼於後。」蠶不聽蜘蛛之勸告，蜘蛛自行離去。後蠶熟成繭，主人欲將其丟入鍋中，蠶請蜘蛛相救，蜘蛛但冷笑而不搭救。

### (十)《二雞異志》

《二雞異志》也收入《夏餘閒話》的第四篇。<sup>17</sup>本篇文長約四百二十字。散文體，採一問一答的論難方式。內容以「常雞」慰「鬥雞」之辛勞，常雞言主人待己甚好，可憐鬥雞受苦，鬥雞卻言：「主人以眾人待君，君以眾人事之；主人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各行其志，幸勿多言。」常雞赧然。

### (十一)《物談倫理》

《物談倫理》亦收入《夏餘閒話》的第五篇。<sup>18</sup>全文長約一千三百字。散文對話體。本篇較具特色的是與一般二物對話不同，而是一物問眾物答，或眾物之間互相問答。出現之物有：豺、蟻、鴛鴦、鹿、慈烏、黃鶯、雉鳩、鴻、雁、蜜蜂、人等。爭論的內容為倫理孰重，各物所見不同，後詢人，人曰五倫應並重，眾物聽其言而不甚解，遂各自散去。

### (十二)《荷萍異尚》

《荷萍異尚》亦收入《夏餘閒話》的第六篇。<sup>19</sup>全篇文長約四百八十字，散文對話體。此篇為「萍」、「荷」對話，萍對荷言「剛而不知柔，能伸而不能屈，倘遇

<sup>16</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11冊，頁360-361。

<sup>17</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11冊，頁362。

<sup>18</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11冊，頁363-365。

<sup>19</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11冊，頁366-367。

狂風暴雨，葉保其不毀裂乎？」勸其可進可退，荷回答其不恥為之。後遇洪水，萍困於泥中，水退之後，又困於叢棘，憔悴而死。最後荷言，小人得志一時，不久而亡；賢人君子若剛正不阿，必得天佑。以此顯本篇之旨。

《夏餘閒話》不題撰人及年代。今知抄本 1 種，藏於越南國家圖書館，編號 R.1564。陳慶浩說：

內容包括兩部分，首即此書，正文半葉 8 行，行約 24 字，計 11 葉。不編頁次，並無目錄。後又有《暑假狂吟》，為漢喃字詩文集，計 21 葉。此書似為稿本，甚可貴也。且為新發現資料，未見任何紀錄及研究。因其中「時」抄作「辰」，可知為阮朝嗣德帝（1848-1883 年在位）後抄錄。<sup>20</sup>

《夏餘閒話》全書所載《水酒殊滋》、《土石結交》、《蛛蠶對話》、《二雞異志》、《物談倫理》、《荷萍異尚》等 6 篇，文體風格一致，當係出自一人之手。陳慶浩以為：「就其內容看，作者應為深受儒家思想之文士，借寓言以傳播儒家之思想。」<sup>21</sup>

### （十三）《蛛蠶古傳》

《蛛蠶古傳》收入《集成》第 14 冊《野史》<sup>22</sup>中第一百六十篇。

《野史》不題撰人，今知抄本一種，藏於漢喃研究院，編號 A.1303。此抄本分為《野史》與《野史補遺》兩部份。內容駁雜，有時事新聞、筆記、詩文、傳記等多種，可見其應是收錄多種作者的雜文集，可能的寫作年代為 19 世紀末期。

《蛛蠶古傳》全文長約四百字。以散文體為主，採一問一答的論難形式。內容講述蠶蛛吐絲，蛛工且速，意氣風發而取笑蠶，問其何拙也；蠶回答：天下之拙為蛛。蛛蠶兩者論起天下之巧，後以蛛言：「吾過矣。微子之言，吾幾不知天下之巧矣。子亦巧於我。」作為爭論之結尾。

### （十四）《漁樵狂子傳》

<sup>20</sup> 見《夏餘閒話》提要，收入於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1 冊，頁 353。

<sup>21</sup> 見《夏餘閒話》提要，收入於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1 冊，頁 353。

<sup>22</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4 冊，頁 348-349。

《漁樵狂子傳》收入《集成》第 15 冊《傳記摘錄》<sup>23</sup>中第六篇。

《傳記摘錄》不題撰人及時代。今見抄本 1 種，藏漢喃研究院，編號 A.2895。《漁樵狂子傳》全篇文長約二千二百字，以散文體為主，採一問一答的問難形式，頗似傳奇。內容以漁樵二子歌唱何者為優、或詩詞、或對聯；各呈其狂，後以兩人不知往何處為結。是具爭奇特性之文學。

### （十五）《二氏耦談記》

《二氏耦談記》收入《集成》第 16 冊《掇拾雜記》附錄。<sup>24</sup>

《掇拾雜記》，李文馥（1785-1849？）撰，今知存同名抄本 3 種。一藏越南國家圖書館，編號 R.92；另一藏漢喃研究院，編號 AB.132；第三種也藏漢喃研究院，編號為 A.1792，題名也是《掇拾雜記》，不題撰人，然考其內容，顯非李文馥之《掇拾雜記》，當為同名異書。

《二氏耦談記》全篇長約一千一百字，以散文體為主，採一問一答的問難形式。對話者為代表佛教之「緇者」與代表道教之「玄者」。緇衣家與玄牝家二氏相遇，因兩受困，又素不相服，故逞其所能，唇槍舌劍。爭論的內容蓋涉儒、釋、道三家，援古引今。後請青衿子裁定輸贏，青衿子（代表儒家）勉兩者自修其身，兩者斂容而退。最後有作者之述評一段。

### （十六）《羽蟲角勝記》

本篇收入《集成》第 19 冊《新傳奇錄》中。又見錄於《集成》第 19 冊，《南風雜誌》登載之漢文小說中。<sup>25</sup>

《新傳奇錄》今知見抄本 2 種，均藏漢喃研究院，編號 A2315、A2190。計收錄有《貧家義犬傳》、《羽蟲角勝記》、《貓犬對話》（殘）3 則。

《新傳奇錄》據序言稱本書為范貴適（字與道，號立齋，黎昭統帝賜姓黎，亦

<sup>23</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5 冊，頁 97-100。

<sup>24</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6 冊，頁 98-100。

<sup>25</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19 冊，頁 129-131；137-138。

稱黎貴適，1760-1825)所作，然《南風雜誌》1926年9月第109期，載有佚名撰之《羽蟲角勝記》，內容大抵相同，文字則有異同，《南風雜誌》似別有所本。

《新傳奇錄》本的《羽蟲角勝記》，全文長約一千字。《南風雜誌》本文長約九百字。二篇均以散文體為主，採一問一答的論難形式，頗似傳奇。內容主要為蟬與蠅自明心志，代表高超亮節的蟬與象徵庸俗的蠅一較高下，以落拓士人阮嘉猶為證人，最後蟬勝蠅敗，勉人要清介自守、禮義治躬。

以上16篇為《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中所見的爭奇文學篇章，以《松竹蓮梅四友》為最長，約七千字左右。其次為《松柏說話》，約五千二百字；其次為《龍虎鬥奇記》，約二千六百字；最短的為《蛛蠶古傳》，約四百字。一般以篇幅五百到一千字的篇章最多。除了《孔子項橐問答書》為以四言、六言為主的俗賦體外，其他15篇，都以散文為主，屬傳奇體的文言小說。

就故事內容與手法論，以擬人化對話體居多；其次為藉物喻理以托喻的寓言，有人物對話，如阮何對話、緇者玄者對話、漁樵對話、木佛土佛對話；有動物對話，如龍虎鬥奇、羽蟲角勝、蛛蠶對話，常雞鬥雞對話；有植物對話，如萍荷對話、昆蟲對話；或無生物對話，如：土石對話、水酒對話，甚至有如《物談倫理》以豺、蟻、鴛鴦、鹿、慈烏、黃鶯、雉鳩、鴻、雁、蜜蜂、人等，一物問眾物答，或眾物之間互相問答的新發展。

就內容主題論，有繼承中國《花鳥爭奇》、《山水爭奇》、《風月爭奇》、《茶酒爭奇》……等一類主題之仿作與規模，更有其獨特的開展。其中《松竹蓮梅四友》，係作者心志隱喻之作，且故事構思又為其雅集吟詠之投射。《夏餘閒話》所收同一作者的6篇爭奇篇章，內容意涵頗深，非娛樂戲謔之爭奇文學所能比，是較有系統且富深意有所為而發的作品。作者借物喻理，透過相互問答為論述、評騭的手段，充分顯現作者的儒家思想與理念，顯現越南文士爭奇文學的繼承與開展。

整體觀察，除歷史人物對話的《孔子項橐問答書》係中國原有漢文文本在越南的流傳外，其他15種顯然為中國漢文學傳播過程中，越南文士仿作、擬撰，所產生

的作品，也是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發展的表現。

### 三、中國漢籍在越南的傳播與發展

傳統的漢文學研究與漢文化研究，均以中國的漢文文獻作為主要的依據。在亞洲地區，與中國毗鄰的國家，長久以來一直與中國文化聲氣相通，尤其以東北亞的韓國、日本與東南亞的越南，受到中國文化的濡溉最為深遠，因此與漢文化、漢文學的關係也最為密切。

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均曾長期的使用漢字，因此均曾創作了大量的漢文作品。舉凡歷史、詩、文、筆記、小說、公私文書等，種類繁多。誠如陳慶浩教授所說：

以歷史論，各國正史皆用漢文寫成，除記載本國人事外，頗注重記載中國朝政，而於雙方關係之敘述，也較中國正史為詳；此外更有甚多漢文寫成的雜史、野史，均為研究中國史所應參考。其他方誌、族譜諸書，於邊疆地區及中國移民等之研究皆有補益。至於域外以漢文注經、評史，及所寫佛、道等宗教著作，尤為今日整理及研究中國哲學、宗教者所當注意。各國漢文學，承中國漢文學而來並有所發展，其文論、詩話所針對者多為中國漢文學，為研究中國漢文學史者所不可不知。<sup>26</sup>

這些漢文學作品中蘊藏著無數的寶貴資料，無疑是研究漢文化與漢文學的一片大好園地，更是研究漢文學者極需開拓的新領域。

在日本、韓國與越南等中國域外漢字文化區中，最早引進的漢文典籍是正經、正史與典章、律令，這些傳播與影響，正是漢字文化圈的根本共相，也是東亞文化思想的共同特色。所以近代在漢學研究日益精深，研究範圍日漸擴大下，學界對於日、韓等國的漢文獻頗有留意者，日、韓兩國對於本國的漢文學也多所注意，初期研究對象大多止於儒學思想、漢詩文與漢文化之探究而已；對一向被視為不登大雅

<sup>26</sup> 見陳益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訪陳慶浩——簡介「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暨「編纂中國域外漢籍聯合書目座談會」〉，《國文天地》2：6（1986.11），頁 52-55。

之堂的小說，則較少涉獵。

近年來中、日、韓等國漢文文獻的整理、研究逐漸趨於自覺與積極，甚至還定期舉辦「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出版會議論文集。<sup>27</sup>即使如此，這些整理、研究與討論的重點還是偏向於傳統的經、史、子、集，對於為數可觀的域外漢文小說卻少論及。這固然由於漢詩、漢文的引進為早，尤其唐宋時期詩文的傳播最為突出，其影響也深，發展也廣。至於小說與日常通俗讀物，則隨著往來使節、客商與文化交流的普遍與密切，而逐步的被引進。尤其是明代以來中國經濟與文化發達的江南，圖書出版的商業化，大量日用類書、蒙書與通俗小說、戲曲等也隨之輸出到日本、韓國與越南等地。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6南蠻「安南」條中便記載了明代中土漢籍傳入越南的情形，從中可見除了傳統經、史及治國有關的刑律、法度、禮樂，政經、思想、軍事外，習文必備的韻書、字書與蒙書也開始輸入；而有關天文、地理、曆法、相書、算命、醫藥乃至禪林、道錄等日常生活、佛道信仰用書也開始引進<sup>28</sup>，甚至有如《剪燈餘話》、《剪燈新話》這類明代小說也充斥其中。在古代，漢文典籍傳入越南，乃屬相當不易而難得之事。這類書籍的引進，除了在朝廷、貴族與文士之間流傳外，也逐漸隨著需求的日益增加，開始透過傳鈔或翻刻印行在越南擴大其傳播與影響。漢文典籍中所記載文化，蘊含的思想，呈現的文學，也日益滲入越南文士之生活，其影響從上層社會逐漸擴散。

此外，漢字文化圈存在著一個共同現象，即：在中國一向為傳統知識分子所鄙視或未加留意的通俗文化作品，當流傳到日、韓、越等周邊國家時，往往卻得到保存與重視，甚至提昇其原有的文化地位，而流行於上層知識份子間，成為其閱讀、

<sup>27</sup> 1986年，陳慶浩促成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在東京的主辦，隔年並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sup>28</sup>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6南蠻「安南」條：「如儒書則有少微史、《資治通鑿》史、《東萊》史、五經、四書、……《性理》、《氏族》、《韻府》、《玉篇》、《翰墨》、《類聚》、韓柳集、《詩學大成》、《唐書》、《漢書》、……《廣韻》、《洪武正韻》、《三國志》、《武經》、《黃石公》、《素書》……《文選》……《貞觀政要》……《太公家教》、《明心寶鑒》、《剪燈新餘話》等書。若其天文、地理、曆法、相書、算命、剋擇、卜筮、演算法、篆隸、家醫藥諸書，並禪林、道錄、金剛、玉樞諸佛經雜傳並有之。如其字樣書寫，則前惟有《韻府》、《玉篇》、《洪武正韻》等書字體，後始有《增韻》、《廣韻》之書字體。……且有刑律、法度、禮樂、朝儀、比諸夷國，甲乙可分。」見氏著：《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38。

收藏與模倣的對象。黃得時教授在觀察日本漢文典籍的流傳時，曾提出看法，他說：

一般而論，凡是由甲國（中國）人士所撰成之著作，在甲國不被重視，但是一旦輸往乙國（日本），即備受歡迎。<sup>29</sup>

鄭阿財也曾舉出在中國被視為偽經的《父母恩重經》、《目連經》，傳到韓國卻成為最重要的佛教經典。<sup>30</sup>在中國史志不錄，文人雅士不觀的通俗讀物《明心寶鑑》，當傳至韓國、越南時，竟成為韓、越人士學習漢文的寶典，即使直至今日，《明心寶鑑》仍為韓國私塾必備之漢文教材<sup>31</sup>，此二例為黃得時的看法提供了佐證。

在越南漢文小說中，此種現象也是屢見不鮮。如《皇黎一統志》（《安南一統志》）、《皇越龍興志》等，以寫歷史的審慎態度來撰寫歷史演義，且作者又是史官世家<sup>32</sup>，凡此皆可為證。傳奇類的小說也是如此，如在中國遭受漠視、輕忽的《剪燈新話》，卻在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受到空前的激賞，改寫、倣作蠡出。越南最早的一部傳奇小說集，16世紀阮嶼《傳奇漫錄》即是在瞿佑《剪燈新話》的影響下完成的；其後更開啟了越南傳奇小說的寫作風尚，而有《傳奇新譜》，《新傳奇錄》等一類的續作產生。<sup>33</sup>可見在中國原屬俗文學的小說，明代以來大量刊刻商業化的印行，不但在中國廣泛流傳，成為雅俗共賞的通俗讀物；同時也隨著明清兩代與周邊國家的密切交流，輸入到日、韓、越，成為各國文士爭相閱讀，而傳鈔流通，進而翻刻印行；甚至對這些小說進行改編、仿作，不論是志人、志怪、神話傳說、或歷史演義、傳奇、筆記，細加檢索不難見到其深受漢文文獻傳播影響的痕跡及發展的脈絡。

<sup>29</sup> 見黃得時：〈在中國不被重視而在日本受歡迎之十部書〉，《中日韓文化關係研討會紀錄》（臺北：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主辦，1983年4月22-24日），頁402-423。

<sup>30</sup> 參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研究》（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2），頁715-720。

<sup>31</sup> 參鄭阿財：〈新集文詞九經鈔研究〉，《漢學研究》4：2（1986.12），頁271-290。

<sup>32</sup> 參陳慶浩：〈越南漢文歷史演義初探〉，收入於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主編：《第二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393-397；鄭阿財：〈越南漢文小說中的歷史演義及其特色〉，收入於王國良編輯：《文學絲路——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論文集》（臺北：世界華文作家協會，1998），頁162-177。

<sup>33</sup> 參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頁171-176。

#### 四、爭奇文學在越南的接受與發展

在中國小說史中，提起有關「爭奇小說」，人們有印象的便是明代鄧志謨（1596年前後在世）《花鳥爭奇》等系列的作品。實際上，晚明時期曾出現過一批冠以「爭奇」之名的作品，其中粗具小說特徵者，主要有：《花鳥爭奇》、《山水爭奇》、《風月爭奇》、《童婉爭奇》、《蔬果爭奇》、《梅雪爭奇》及《茶酒爭奇》等7種。關於這批小說的作者，過去大多歸之於鄧志謨名下。近年潘建國提出了異議，他在〈晚明七種爭奇小說的作者與版本〉一文中以為鄧志謨僅編撰了《花鳥爭奇》、《山水爭奇》、《風月爭奇》等3種，《梅雪爭奇》為魏邦達所編撰，《茶酒爭奇》為朱永昌所編撰，其他兩種的作者尚難確考。<sup>34</sup>按：在鄧志謨之前，明嘉靖年間刊行的《清平山堂話本》中已有《梅杏爭春》，萬曆年間也有許以忠的《四六爭奇》、張一中的《尺牘爭奇》，這些都是以「爭奇」命名的作品。可見「爭奇類」文學在明代確實相當流行，足以形成獨特的一類。

爭奇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雖說是獨樹一幟，但詳究此類採一問一答的論難方式，用以爭論兩物優劣的文學體制，其遠源實可上溯至兩漢賦，如：司馬相如《子虛賦》中子虛與烏有先生的對話；班固《兩都賦》中的西都賓與東都客的對話等；而近源則更可逕與敦煌文學中的《茶酒論》、《燕子賦》……等一類作品相聯繫，同屬爭奇文學的家族。

上述《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中的16種爭奇文學，除《孔子項橐問答書》係中國原有漢文文本在越南的流傳外，其他《松竹蓮梅四友》、《龍虎鬥奇記》、《松柏說話》、《兩佛鬥說》、《蛛蠶對話》……等15篇，顯然都是越南文士以一問一答相互對話，彼此論難或各顯其志的散文體所創作的傳奇小說。其風格近於明人短篇文言傳奇，不似敦煌本《茶酒論》、《燕子賦》一類以四言、六言為主，採口語白話對話講唱的俗賦體。衡之以中國漢籍在越南傳播的歷史，以及越南漢文小說產生、發展與流傳的實況，當是明代以來中國文學文獻流傳越南帶來的影響與激發。又越南漢文小說

<sup>34</sup> 潘建國：〈晚明七種爭奇小說的作者與版本〉，《文學遺產》4（2007），頁78-88。

中雖有《孔子項橐問答書》的出現，敦煌文獻中也保存有《孔子項託相問書》的寫本近二十件，二者故事內容相同，情節多同，儘管如此，仍不宜將之直接連接在一起而貿然論述越南漢文文學與敦煌文學之關係。

近年王小盾也開始注意越南漢文文獻，更在越、法文版《越南漢喃遺產目錄》<sup>35</sup>的基礎上，得到漢喃研究院陳義及中研院文哲所的協助下，將之漢譯並編成《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sup>36</sup>，同時對其中的越南俗文學文獻存在的現象持與敦煌文學文獻相比較，認為從俗文學研究的角度看，域外漢籍具有類似於敦煌文獻的價值。更在《從越南俗文學文獻看敦煌文學研究漢文體研究的前景》<sup>37</sup>一文中，大力的強調越南漢文學的價值，甚至比擬為 21 世紀的新敦煌學。越南漢文文獻與敦煌文學存在著某些相同的文學生態與文獻傳播特色，特別是寫本文獻的特質<sup>38</sup>，這樣的觀點，對於擴大域外漢籍研究是具有一定的意義<sup>39</sup>，然二者之間無必然關係。

王小盾與何仟年合撰有〈越南本《孔子項橐問答書》譚論〉<sup>40</sup>一文，根據漢喃研究院藏《異人略誌》中的《孔子項橐問答書》、《諸史解疑》中的《昔仲尼師項橐》及《各調喝古越南吧沒數排詩》中的無題篇章等 3 種越南漢文孔子項橐故事文本，

<sup>35</sup> 越南漢喃研究院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編輯：DI SẢN HÁN NÔM VIỆT NAM: THƯ MỤC ĐỀ YÊU=CATALOGUE DES LIVRES EN HAN NÔM(《越南漢喃遺產目錄》) KHOA HỌC XÃ HỘI, 1993。

<sup>36</sup> 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2)。

<sup>37</sup> 王小盾：〈從越南俗文學文獻看敦煌文學和文體研究的前景〉，《中國社會科學》1(2003)，頁 164-176、208。又載《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高層論壇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8-54。

<sup>38</sup> 徐俊對於敦煌詩歌寫本文獻的特質有深刻的析論，參見氏著：《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前言」，頁 1-65；〈敦煌詩歌寫本特徵及其內容分類考〉，收入於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主編：《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 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276-296。

<sup>39</sup> 劉玉珺繼博士論文《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後，又撰〈從敦煌和越南的民間文本看「俗本文獻學」的建立〉一文，通過對越南漢喃抄本、敦煌寫卷作比較研究，指出民間文本具有雜抄、瓦解定本書籍原有結構體例等文獻特點。其中，文學性民間文本超出了古典文獻學範疇的異文，大多源於口頭傳播過程中的增益和改纂；文本記錄上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相同作品在功能上的差別，即作為書面文學作品與作為口頭文學作品的差別。是文收入於張伯偉主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510-528。

<sup>40</sup> 王小盾、何仟年：〈越南本《孔子項橐問答書》譚論〉，收入於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頁 241-253。

持與敦煌本《孔子項託相問書》及明本《小兒論》進行情節與文字之比較，而以為各本的篇幅、內容均與敦煌本相近，僅敘述次序不盡相同。因此主張敦煌本《孔子項託相問書》與越南所傳《孔子項橐問答書》之間，有明顯的源流關係。這樣的論點雖大致不差，但時代相隔甚遠，中間又缺乏可以銜接或接觸的事實與依據，因此仍不免有跳脫、落差之虞。尤其敦煌文獻秘藏千年，1900年始重見天日。

吳依珊〈《異人略誌》初探〉一文則根據〈讜論〉而以為：雖明本《小兒論》段落安排與《孔子項橐問答書》無異，然文字敘述顯有不同，因而推論最接近越南本的《小兒論》，或許與明本《小兒論》同屬一地域或一時期的傳說系統，為較早期之版本。越南本三種中《各調喝古越南吧沒數排詩》本與《小兒論》最為相似，《異人略誌》本的《孔子項橐問答書》次之，而《諸史解疑》本的《昔仲尼師項橐》文字差異較大。因而主張：「與其說這三者互有抄襲之嫌，倒不如說它們是承襲中國某地域、某時期的孔子項橐傳說而來。」<sup>41</sup>

我在進行越南漢文爭奇文學之考察時，也曾對此進行了粗略的比對，獲得的看法則略有不同。余意以為：明清小說在越南的流行與傳播，不論重抄、翻印、仿作均有其研究意義。特別是長期的抄寫流通下，存在許多抄本、寫本的特色與現象，在雕版印刷發展早且普遍的中國，這種特色與現象過去較少受到關注。1900年敦煌藏經洞大量的唐五代北宋以前寫本的發現，寫本研究開始受到矚目，學者在整理敦煌文獻時莫不留意寫本的特殊現象，如潘石禪先生對字體俗寫、寫本符號的研究<sup>42</sup>，徐俊強調敦煌寫本詩集的特徵等。<sup>43</sup>我們在從事越南漢文小說、漢文文獻的整理研究時也發現這些文獻大多以抄本形態出現，雖然時代不同、區域不同，內容屬性也不盡相同，然其文本書寫存在頗多與敦煌寫本類似的寫本文化，整理研究時可以相互借鑑，彼此比較。但是文學的影響研究是不可忽略接觸與交流的介面，沒有交流介面，則不可能有直接淵源與影響。

<sup>41</sup> 吳依珊：〈《異人略誌》初探〉，《東亞文化研究》7（2005.6），頁30-31。

<sup>42</sup> 潘重規：〈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孔孟月刊》18：11（1980.7），頁28-46；又載：《木鐸》9（1980.11），頁25-40。

<sup>43</sup>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前言〉，頁1-65。

《孔子項託相問書》是敦煌石室遺書中膾炙人口的通俗文學作品之一，也是敦煌寫本通俗文學中傳本最多，流傳最廣，時間最長的作品，並存有吐蕃文譯本。此一傳說故事，源遠而流長。<sup>44</sup>故事情節發展到唐代大抵定型，文字則隨時代增減而小有異同，文本風格亦因文獻屬性而容有差別。

有明一代印刷出版發達，此類作品廣為流行。其中以所謂的《小兒論》最為普遍，後代所見版本也多，更因被編入日用類書、雜字大全一類典籍而傳播更形廣遠。日本、韓國、越南所流傳的孔子小兒問答故事的漢文文本也大抵以明本為主，兼有清代翻刻，越南傳本更是如此。

一般文學傳播的方式主要有口頭傳播與書面傳播兩類，書面傳播為其主體，如：手抄、題壁、石刻、雕版印刷等。而俗文學的傳播，固然是口頭、書面齊頭並行，然在不同國度，甲國的作品在乙國傳播，受限於傳播環境與傳播對象，仍是以書面作為傳播之主體，口頭傳播在輸入國尤難為功，更不易載錄傳承。

明清兩代與越南之關係密切，使節往來頻繁，文化交流多方，典籍傳播較前發達，接觸面向更從傳統正經正史的層面，擴及到日常實用層面。是以中國爭奇文學在越南傳播的管道與媒介，如《孔子相託相問書》一類俗文學，恐怕還是以透過小說與日用類書、蒙書、雜字等所載錄的文本來進行傳播。

敦煌文獻的發現震鑠古今，變文公諸於世，引起中外學者的矚目，更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1957年，王重民等六人共同編撰《敦煌變文集》是最早全面性的校輯，之後成為學界研究變文的主要依據。王重民校錄《孔子相託相問書》附錄了明萬曆23年周日校刻的「明李廷機考正、丘宗孔增釋《歷朝故事統宗》卷九」之《小兒論》<sup>45</sup>，後人論述大都引此《小兒論》作為明代「孔子相託相問」故事的文本代表。事實上，明代有關孔子項託對話的《小兒論》一類作品，流傳甚廣，版本也多。多年前承高田時雄提供他收藏的「瑯嬛閣梓《增補幼學須知雜字大全》」，

<sup>44</sup> 參張鴻勛：〈孔子項託相問書故事傳承研究〉，《敦煌學輯刊》1（1986.6），頁28-40；鄭阿財：〈敦煌寫本《孔子項託相問書》初探〉，《法商學報》24（1990.6），頁433-460。

<sup>45</sup> 王重民《孔子項託相問書》校記有云：「明本《歷朝故事統宗》卷九有《小兒論》一篇，文字尚十同八九。明本《東園雜字》也有這一故事」。收入於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236。

其中便收有《小兒論》，而日本內閣文庫藏《新鐫增補類纂摘要驚頭雜字》也收有《小兒論》。另外，明·蔡復堂輯《孔聖全書》（明萬曆 12 年金陵書坊葉貴刻本）也有《孔子出遊逢小兒論》<sup>46</sup>，這些文本內容情節多同，文字小異。<sup>47</sup>又清代及民國也有不少刊印本，內容大多承襲明代《小兒論》，或題為《新刊小兒喃夫子》、或名為《小兒奈孔子》、《新刻小兒問答》、《小兒難孔子》，澤田瑞穗收藏不少，現歸早稻田大學。從這些流傳的版本加以考察，足以說明明清以來此類文本印行流通的普遍，輸入周邊國家也是多元。

漢籍傳入越南主要為官方頒賜，還有貢使採購與民間互市兩種方式，而漢籍在越南的流通，由於雕版技術傳入越南的時間比較晚，約在興隆 3 年（1295 年，元朝大德 3 年）越南才有書籍的刊刻。主要刊刻的漢籍當然是經、史、科考一類，至於越南民間刊刻書籍則要晚至明正統年間（1436-1449）才開始。是以其文獻傳播主要都是以抄寫作為主要方式。既然是傳抄也就容易產生異文現象，更會隨著抄寫者的選擇，或摘錄，或刪減，或改易。我們從敦煌文獻中詩集寫本存在的種種情況，確實可以找到類似的現象。<sup>48</sup>越南本和明本不但是具有相同的來源，更進一步的說：越南本《孔子相橐問答書》是明代各種日用類書、雜字中《小兒論》流通傳抄下的繼承與變異，並非是以書面、口頭相結合的方式流傳的。

<sup>46</sup> 見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78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頁 458-459。

<sup>47</sup> 牧野和夫曾廣為收集，並對「雜字」系類書的《小兒論》作了錄文與介紹。見氏著：〈「雜字」系類書と「小兒論」テキスト：「雜字」系類書の一伝本：内閣文庫蔵明刊「〔新錦增補／類纂摘要〕驚頭雜字」所収「小兒論」紹介〉，《實踐國文學》68（2005.10），頁 19-25；〈新出「小兒論」二種紹介——帯図にふれつつ〉，《實踐國文學》70（2006.10），頁 1-8。

<sup>48</sup> 王小盾還提出：在敦煌文獻中，講唱體文學這一個規模甚大的類別；在越南漢喃文獻中，具有相近規模的是格言體的蒙學書籍。由此可以想見不同地區的《孔子項託相問書》的生存環境。事實上，敦煌本在與《和戒文》、《五更轉》等合抄之時題作「孔子項託相問書」（P.38226、S.5529），在與《王梵志詩》合抄之時題作「孔子項託相詩」（P.3833），已經反映了生存環境對文體意識的影響。從這一角度看，越南本《孔子項橐問答書》最重要的學術價值，是為研究俗文學作品在不同文化區的傳播提供了絕好例證。按：敦煌寫本反應西北方音，詩、書不分，寫卷中不勝枚舉，正說明抄寫時無意識的異文產生之現象及其原因，而非有意識的文體影響。

## 五、結語

「爭奇文學」源遠流長，在中國，遠源可推至漢賦，近源則可向上推尋三教論衡、佛教論議等源頭；除了可向下探究明·鄧志謨《花鳥爭奇》等一類爭奇小說、臺灣歌仔冊中大量的相褒歌，乃至「五官爭功」等一類的笑話及民間故事外，在漢字文化圈中，「爭奇文學」更可跨越國家、地域與民族。因此，連結流傳在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爭奇文學，宏觀考察，既可進行接受研究，又可據以展開比較研究。

越南漢文小說中存有「爭奇類型」作品 16 種，其中《孔子項橐問答書》當是明代中土《小兒論》一類文本傳承的抄本，凸顯了中國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傳播的最初方式。又由於傳播對象主要為文人士大夫階層，因此，這類作品在越南傳播後所產生的影響，既激發起本身爭奇文學的發展，更促進仿作、擬撰的興起。越南漢文小說中其他 15 篇作品，是越南爭奇文學的表現，也是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發展的具體呈現。這些漢文作品既提供了研究越南漢文小說的豐富材料，也是拓展漢文學及比較文學研究的珍貴材料，值得我們進一步系統深入的整理與研究。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

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0。

### 二、近人論著

王小盾、何仟年：〈越南本《孔子項橐問答書》譚論〉，收入於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 239-257。

王小盾：〈從越南俗文學文獻看敦煌文學和文體研究的前景〉，《中國社會科學》1（2003），頁 164-176、208。

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吳依珊：〈《異人略誌》初探〉，《東亞文化研究》7（2005.6），頁 30-31。

牧野和夫：〈「雜字」系類書と「小兒論」テキスト：「雜字」系類書の一伝本：内閣文庫蔵明刊「〔新錦増補／類纂摘要〕鰲頭雜字」所収「小兒論」紹介〉，《實踐國文學》68（2005.10），頁 19-25。

牧野和夫：〈新出「小兒論」二種紹介——帯図にふれつつ〉，《實踐國文學》70（2006.10），頁 1-8。

金文京：〈東亞爭奇文學初探〉，收入於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20。

徐俊：〈敦煌詩歌寫本特徵及其內容分類考〉，收入於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研究中心主編：《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 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 276-296。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張鴻勛：〈孔子項託相問書故事傳承研究〉，《敦煌學輯刊》1（1986.6），頁 28-40。
- 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 陳益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訪陳慶浩——簡介「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暨「編纂中國域外漢籍聯合書目座談會」〉，《國文天地》2：6（1986.11），頁 52-55。
- 陳慶浩：〈越南漢文歷史演義初探〉，收入於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主編：《第二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 393-397。
- 黃得時：〈在中國不被重視而在日本受歡迎之十部書〉，《中日韓文化關係研討會紀錄》，臺北：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主辦，1983年4月22-24日，頁 402-423。
- 劉玉珺：〈從敦煌和越南的民間文本看「俗文本文獻學」的建立〉，收入於張伯偉主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510-528。
- 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2。
- 潘建國：〈晚明七種爭奇小說的作者與版本〉，《文學遺產》4（2007），頁 78-88。
- 潘重規：〈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孔孟月刊》18：11（1980.7），頁 28-46。
- 鄭阿財：〈敦煌寫本《孔子項託相問書》初探〉，《法商學報》24（1990.6），頁 433-460。
- 鄭阿財：〈越南漢文小說中的歷史演義及其特色〉，收入於王國良編輯：《文學絲路——中華文化與世界漢文學論文集》，臺北：世界華文作家協會，1998，頁 162-177。
- 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研究》，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2。
- 鄭阿財：〈新集文詞九經鈔研究〉，《漢學研究》4：2（1986.12），頁 271-290。